

# 抗日時期山西敵後 (中)

歐陽明

## 包圍圈中圖存之法

筆者奉命建立塔山行政公署，歷時大半年，從表面上看起來，好像一切進行，都很順利，其實，每一事項，均屬創舉，也都經歷一些艱辛。尤其塔山區的環境特殊，無時不在敵寇環伺圍攻之中，也無時不有被俘被殺的危險。我在接受上項任務的時候，即已抱定犧牲的決心，所以無論如何險惡的情勢，毫無畏怯的心理。但是犧牲那是萬不得已的想法，爲了達成任務，必須想出圖存的方法，下面就是我對付敵寇的幾種辦法。

### 1. 沒有固定的署址

塔山公署活動範圍，僅有同蒲鐵路的東側，沿塔山脈以西之狹長地帶，公署駐地，無論選擇何處，距離同蒲鐵路，最遠的不及五十里，而敵偽的據點，如曲沃的萬戶，翼城的老官庄，汾城的史家庄，襄陵的賈庄，臨汾的縣底鎮，浮山的大陽鎮等，星羅棋布，隨時可以被攻，隨時可以被圍。因此，本署成立之後，不但未掛招牌，也從無固定的署址，大都流動於燕村、蘇寨、賀家庄、聖佛頭、南北河及高村等地，每一地點，

也沒有安駐一個月以上。

### 2. 生活民衆化士兵化

我是南方人，但到塔山以後，喫的是饅頭、大麵，住的是窑洞，睡的是土炕，穿的是士兵服裝，如果雜在衆人當中，不經人介紹，決沒有人知道我是這一地區的最高負責人，也就因爲這樣，目標並不顯露，在敵寇十三次進襲，與五次完全包圍之下，能够很幸運的沒有遭到毒手。在這同時，派在淪陷區當縣長的，被敵寇俘去殘殺多人，沁水縣長劉福康——黃埔二期——即爲其中之一。

### 3. 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

古人論軍事的名言：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」以我一年來應付敵寇的經驗，可以得到印證。總括一句話，就是要腦筋靈活，機警、果決，把握每一分一秒的時間，正確判斷敵人的意圖和行動方向，就可像「狡如脫兔」一樣，避開了敵人的包圍。因爲本區雖有數千武裝部隊，在裝備較差，和彈藥無法補充的情形下，不能與敵寇打硬仗，所以只有機動轉移，以安全爲第一。好幾次被敵人逼得很緊的時候，我就將部隊通過溝道

，轉移到臨汾附近幾里路的村庄，警戒隱伏，看起來，這是最危險的地方，然而出敵意料之外，反而最爲安全。

## 長期在敵寇圍攻中

### 1. 敵寇進攻的公式

敵寇進攻的方法，大都是採用分進合擊的戰術。他偵知本署駐在地後，約定時間，由各據點夜間出發，凌晨會合在本署四周，形成大包圍圈，始發動攻擊，有時則由山區東面先行發動攻擊，迫使本署向西部平原地帶轉移，再由臨汾及同蒲路沿線爲據點，派部兜抄，也有時先由西面進襲，迫使本署向東面山區轉進，而在山區後埋伏突襲，有幾次則已將本署駐地完全包圍，——因爲各地送情報者被其半途截獲——但每次都撲空而去。因爲本署所駐的地方，大都溝道縱橫，出路很多，有的深及二十餘丈，曲曲折折，遠達十餘里外，敵人不敢下溝，只有鳴槍示威，藉以雪憤。

### 2. 幾次驚險的局面

自然在這前後十幾次進攻中，也有幾次非常

驚險的局面。一次，本署駐在臨汾的聖佛頭，敵人由該村東面的賀家庄方面進襲，我率領部隊向西轉進，敵人由臨汾方面迎面兜抄，因為敵軍是騎兵部隊，在平原地帶，遠遠看見灰塵蔽天，遂折回在小村莊內隱蔽，敵人沒有發覺，仍按原定計劃，由西向東，往上包抄，我率部却向西方轉進，安然脫險。

一次本署駐在燕村，日寇大舉由縣底鎮賀家庄向山區進攻，本署即向山後聖王山——距燕村約五里——轉進，山上原駐有保安隊一個中隊，該隊連夜迄無敵情報告，自謂可以安心轉進，誰知行至半途——出村約半里許——遇到該隊傳令兵，跑步下山，據報告聖王山已被敵軍奇襲佔領，該中隊被迫向高村龍王廟方向撤走，山上退路被封，只有退入村內，再圖乘隙轉移，遂下令將後衛作前衛，向襄陵東峯頂方向前進。不料甫行數十步，而右側槐鄆村的敵軍重機槍開始掃射，左側乃係陡壁高山，右側與槐鄆村隔一深溝，寬約二十餘丈，溝內有幾處矗立若冰山的薄壁，略可隱蔽，但敵人隔溝伏襲，要想退回村內，約有五丈寬的路面，完全暴露在敵機槍之下，同事與士兵，多匍匐爬行前進，我則用跑步通過，說也奇怪，敵人機槍，竟寂然無聲，並未掃射，真是幸運。

出村後，進入溝道，行至東峯頂下，又發現有敵軍在頂上通過，因山溝甚深，本署人員雖也被其發現，只對着山溝開了幾槍，不敢下溝，逕向臨汾方面撤走。敵人這次圍攻，本署部隊雖無損失，但公署金櫃及本人行李，於倉皇逃走時，半路遺失，旋被村民拾得送回，可謂驚險萬狀！

另一次則在鄆曲，該村位於燕村的右側，後面也通至聖王山，前面為槐鄆村，右側全為深溝，左側隔溝與燕村相望三面皆有深溝，本以為利用這種地形，防敵進襲，較為妥當，但同時也是一種絕地，敵人四面包圍，幾成甕中之鱉。這一次也是清晨五點鐘左右，接得情報，敵寇由臨汾襄陵浮山為據點，三面進襲，正準備向山上轉進，旋接飛報，村後也發現敵軍，已完成四面包圍。除下溝外，別無生路。當然，我在進駐該村的時候，即已留意及此，也作了萬一被圍的打算。

該村三面皆為深溝，溝內通路很多，出路很遠，敵人無法堵截，本署轉進至浮山之王村，始行出溝。出溝後，在王村略事休息，再轉至王家莊。入村未久，即得報，浮山縣各據點的敵軍，又分路向王家村包抄前來，村民聞訊，逃避一空，時已午后，尚未進食，飢疲交集，情況又告緊急，署內同事，皆感驚惶，問我如何應付？我說：「今早從那裏來，現在仍回那裏去，大家更感駭異。我說：聽我的，不會錯，遂下令仍循原路歸去。」黃昏時分，圍守鄆曲的敵軍，撤守向王家村前進，他們在溝上走過，我軍在溝底休息，入夜，仍回鄆曲。這都是心戰的運用，敵人守了一天，決想不到我們敢於回到原地。

像上面同樣的驚險場合，實在太多，不勝枚舉。總之敵寇對於塔山區的存在，真如芒刺在背，骨鯁在喉，非欲去之而後快，半年時間，先後「掃蕩」達十餘次，皆未得逞，乃懸賞兩萬元，通緝本人——見敵偽臨汾日報——其銜恨之深，可以想見。至中條山戰事結束後的瘋狂「掃蕩」

，詳見另節。

### 遭遇難題自甘讓賢

當初劉敵軍長應地方代表請求，構想建立設治區的時候，人選方面，在徵求本人同意之先，料想也會徵詢其他軍政幹部的意見。像這種空中樓閣，危險很大的任務，誰也不願担承，老實說：劉軍長如果不以國民黨黨員比不上共產黨員的話相激，我也不會輕易答允。及至塔山區建立以後，發展迅速，出人意料，就有人視為肥缺，分外眼紅，垂涎三尺。像軍部副參謀長俸一中，藉前來視察名義，看看本區環境實情，如果安全上沒有問題，就抱着「彼可取而代之」的意思。事遇上敵偽發動進攻，槍聲大作，俸大驚失色，經派隊護送他倉皇向浮山方向離去，原來取代的念頭，也遂打消了。這是軍部參謀處第四科科長周松林，經劉軍長派任本署保安總隊副總隊長時，親口相告，得知上情。

俸一中回去未久，接着麟公來信，以我個人兼理塔山軍政，責任繁重，擬派軍部高參胡鎮隨，前來担任保安總隊長，使軍政分開。由我專負行政責任，俾能集中全力，辦好地方政事。設想不為不周，但對本區環境情形，究竟隔膜，經覆函麟公，詳陳塔山環境特殊，敵偽不時進攻，倘軍政分開，應付緊急情況，稍有牽制延誤，即將為敵所乘，個人犧牲事小，本署前途，行將瓦解，過去心血，等於白費！倘下情不蒙採納，最好派胡某前來接替本區各項職務，俾事權統一，指

揮如意，到職以來，日夕兢兢，心力交瘁，請准仍回政工原職為感。劉軍長接到上述報告，親筆回信，以所見甚是，原議取消，希仍安心供職等語相慰勉。此一難題，終告解決。

### 突發事件接二連三

#### 1. 劉曦程異想天開

二月間，劉軍長奉召赴渝，軍長職務，交由一六六師師長劉曦程代理。其時軍餉接濟，發生困難。或有進言，謂韓菁林——原為土匪經本署收編為保安第三大隊——為匪多年，必積有不少金錢財貨，何不假勦匪之名，將其捕獲，移其財物，以濟軍需。這本是一個餽主意，不料劉曦程頭腦簡單，財迷心竅，竟聽信之。韓部的收編，經向軍部報備有案，這時已非土匪，且該部收編以後，亦無擾民罪證，退一萬步說，即令該部仍有違紀不法情事，也應飭令本署懲處，何得仍假借勦匪名義，派隊前來進剿？事先亦不通知本署，這種作法，跡近無聊！竟因此引起軒然大波，將塔山區陷入困境，幾至不可收拾。

#### 2. 韓菁林狡脫重圍

我得知軍部派兵前來進剿韓部的消息，係由劉部某團副團長羅景雲來署面告。時為三月九日，公署駐在臨汾縣境聖佛頭，渠奉派率領兩個營，負責清剿韓部，上面指示，本擬採取秘密行動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將韓部擊潰，大肆擄獲。

羅景雲因與我過去頗有交情，私以相告，我聽了之後，大為氣憤，認為此種企圖，實為異想

天開，無理取鬧。但轉念軍部係頂頭上司，劉既代理軍長職務，則其命令，無法違抗。況箭在弦上，欲罷不能！遂強忍滿腔怒火，與羅共商誘韓來署，伏兵捕之，以免造成無謂傷亡。

韓菁林，河南澠池人，尚屬青年，約卅歲左右。原為某部隊傳令班長，脫隊為匪，聚嘯散兵游勇，及地方不肖之徒，達千餘眾，橫行數載，糜爛數縣，其機警精幹，可以想像。既經本署收編，本已改邪歸正，也打算趁風轉舵，見好收場。遂擬請假回籍一行，我對他加以慰勉，允予轉請軍部發給護照。故與羅副團長商定，誑稱軍部護照已到，盼其親自來署領取。

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施用權術，迄今思之，猶覺心有未安，但在當時，實屬情非得已。

韓接到我的通知，不疑有他。次日(三月十日)清晨，即親率軍需衛士等共九人，馬六匹，前來本署，於十時許抵達。這項計劃，事先只與副總隊長周松林，公安局長王福勝相商，署內其他同事，皆毫不知情，因此舉譬如縛虎，稍有不密，即足引起殺身之禍。以此之故，韓來署後，各同事均待之如常，毫無異狀。韓的自衛手槍之一，且曾被同事所拆散。——韓隨帶帶槍兩枝——

我招待其早餐後，更為批發該部三月份應領經費，照常處理其他公務，未露半點聲色。原擬由公安局便衣四十餘人，分途進行逮捕，並於村莊各路口，派隊截擊，佈置不為不周。乃遲之既久，迄無動靜。我出詢團副總隊長，何以尚無動靜？據告：韓的隨從衛士，散入本村民家，不易尋覓，故尚未下手。我恐生他變，急馳至特務大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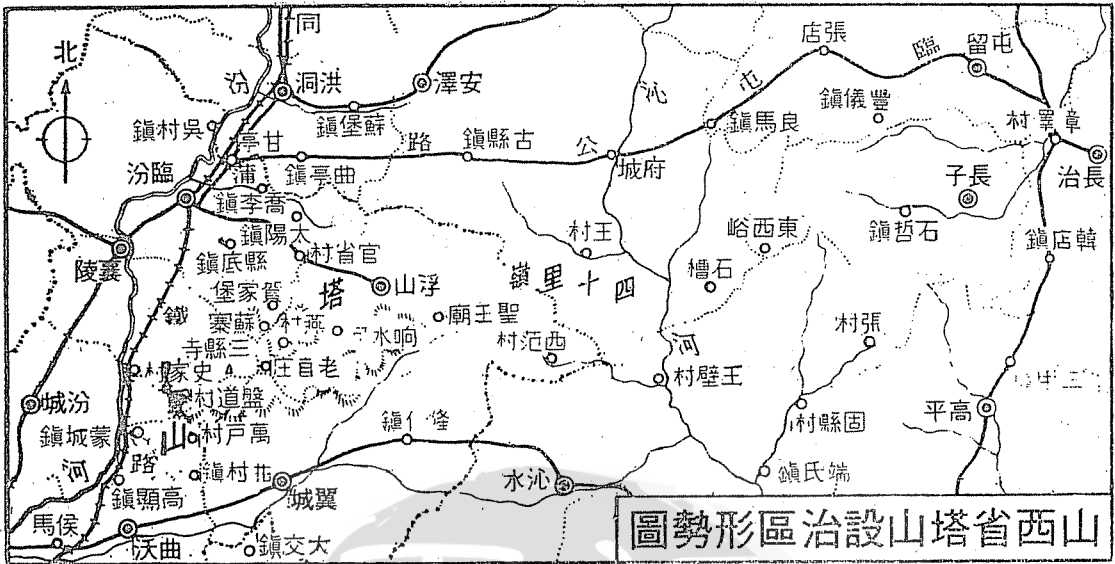
部，下令即行將韓逮捕，不料韓的衛士，先已知情，突入署內報韓，韓驚起急馳，甫出署門，伏槍齊發，其隨從衛士一人，飲彈仆地，韓急避入署側廟內。這時羅副團長亦派隊馳至，將廟圍團住，我懸賞三千元，士兵奮勇攻入，徧地搜尋，已踪影全無。

廟前有一深溝，有小徑曲折通入溝底。兩旁原已設伏，韓入廟後，相度地形，以快慢機向四週掃射數次，隨即縱身躍下，由溝逃出，伏者毫無所覺，其身手之矯捷可見。韓之逃歸，尚不知內情，沿途遇人，告以公署被日寇襲擊，因是日天氣特殊，黃沙漠漠，丈外不辨人影，韓不疑有此突發。

韓既漏網，一六六師所派的部隊，即由燕村出發進剿，較韓遲到一個小時——韓部在盤道村——因韓於午夜回隊，而部隊翌晨一時始達，故早有準備，連夜進往史村。次日部隊向史村進剿，以該村靠近同蒲鐵路，為日寇所覺，派機轟炸，韓又乘間遁回曲沃縣之曲村鎮，部隊反與日軍激戰竟日，傷亡頗重，狼狽撤歸，隨即調往洪洞。「賠了夫人又折兵」，劉曦程這回的如意算盤打錯了。

#### 3. 清除異黨餘波盪漾

另一重大而驚人的事件，幾乎是同時發生。我奉命前來塔山的時候，曾向劉軍長請派幹部協助，經劉軍長指派馮毅、賈向春、王又春等三人，隨同前來工作。公署成立後，馮任秘書，賈任民政科長，王任青年團幹事。馮為山西河津人，性沉毅，城府頗深。賈東北籍，豪爽豁達，不



圖勢形區治設山塔省西山

辭勞怨。王湖南長沙人，庸碌無定見。馮賈皆大學生，頗精幹，王則能力稍弱。塔山設治區之建立，得渠等的協助不少，平日工作，亦皆勤謹。但我知道他們曾受前軍部參謀長魏 巍的薰陶，與魏頗接近。魏主辦九十三軍藝術訓練班，馮等皆係該班學生，難免有所感染，故對渠等的言行，隨時暗予留意和防範，半年以來，幸未發生意外。惟魏參謀長思想左傾，確有共黨嫌疑，其平日言論，與「解放日報」的論調，同一鼻孔出氣，淆亂人心。我任軍政治部科長時，曾公開與之鬥爭，並撰撰駁斥毛魯「論新民主主義」的文章，散發全軍，旋由政治部密報中央，予以處置，中央得報後，即電調魏赴渝受訓，魏見形跡敗露，潛往延安。其黨羽潛伏九十三軍者尚多，至三月間，始由軍政治部——林蔭根先生為主任，林傲然先生任秘書——發動清除異黨運動，而馮賈王等三人，悉在清除名單之內。

軍部於三月九日，由浮山縣政府轉來扣押馮等的電報，我適因與羅副團長會商捕韓一事離署，該電遂落馮毅之手。晚間九時，羅副團長也接得電令，來署捕人。我因未得電示，深感驚訝，經詢查收發室，始悉上情。馮等既得密電，是晚黃昏後，即相偕遠颺，並帶走婦女隊隊員黃綉雲——與王又春相戀——其父時任保安總隊部軍需主任，聞訊，髮指皆裂，私懸重賞相購，而公安局之某排長，久有意於綉雲，自告奮勇，帶隊星夜追捕。署內同事，素諳馮有姘婦在浮山某村，度必逃經該處，遂令馳往，務緝歸案，黃父更允追回之後，以女許婚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，馮等遂插翅難飛了。

馮毅等得電既早，本可逃脫，但一則因有女性同行，目標明顯，易於循線追跡，再則馮因在姘婦家中，耽延數刻，致被捕獲。我對處理這一事件，深感棘手，若不解往軍部，則屬違抗命令，袒庇異黨，如將馮等解往，則同事之情，實有未忍。經過再三考慮，遂決定一面解送，一面電呈渠等在塔山工作的實況，舍此別無良策。

(下期續完)

# 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  
定價 柒拾元  
郵撥 一四〇四四號  
中外社 元著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，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